

千年文脉传承中的曲阜印记

□ 李 丽

“曲阜”之名最早见于《礼记》，东汉学者应劭释曰：“鲁城中有阜，委曲长七、八里，故名曲阜。”曲阜，是孔子故里，地处山东省西南部，鲁西平原和鲁中山地接合部，北负泰岱，南引凫峰，东连沂蒙群山，西俯平野千畴，是中国古代文化重镇。

诸皇之地，文脉之源。曲阜早期文明可以追溯到上古时代。现代考古发现大量“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遗迹，证明人类祖先在公元前4000年前就在曲阜一带生息劳作。相传，曲阜是“人文初祖”黄帝的故乡，《史记正义》中有：“帝轩氏，母曰附宝……生黄帝于寿丘”，讲黄帝的母亲附宝在曲阜寿丘生下黄帝。至宋代，宋真宗“推本世系，遂祖轩辕”，认定黄帝轩辕是赵姓始祖，将曲阜县名改为“仙源”，并把县城移至寿丘西边，还兴建了规模宏大的景灵宫祭祀黄帝。

炎帝神农氏曾率部在曲阜营都聚居，春秋战国时期的编年史《竹书纪年》和西晋时期专述帝王世系的史书《帝王世纪》等古籍中均有相关记载。清修《阙里志》中曰：“神农祠在鲁城归德门外，今村名犁铧店，神农试耕之所也。旧有坊曰‘粒食之源’，今废。又神农开市处坊曰‘日中古市’，在曲阜城内城隍庙之南里许。”详细考证了曲阜境内的神农试耕处、开市处。

《史记·五帝本纪》记载，“舜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于寿丘”，“五帝”之一的虞舜曾在曲阜寿丘制作日常用具，吸引了很多人聚居于此。上古时期华夏东夷部落的首领少昊也曾定都曲阜，《帝王世纪》云：“少昊邑于穷桑，以登帝位，都曲阜。”少昊德行高超，以文治国，明代《兖州府志》中说他在位84年，寿百岁而终，葬于曲阜城东北寿丘的云阳山。

文采郁郁，礼乐之都。上古尧舜时代，曲阜属九大部州之一的徐州域。商朝前期，曲阜名奄，在商代为殷商的重要属国“奄国”，商王南庚曾把都城迁到这里。在此地传承了两三代之后，到商朝的第二十位国王盘庚的时候，又将国都从曲阜西迁至殷。即使迁都以后，商王也常常回到这里，所以甲骨文中有不少“王入于奄”的记载。

《史记·鲁周公世家》载，周



曲阜孔庙大成殿

初，武王“封周公旦于少昊之虚曲阜，是为鲁公。周公不就封，留佐武王”，“其后武王既崩，成王少，在襁褓之中。周公恐天下闻武王崩而畔，周公乃践阼代成王摄行政当国”，并派长子伯禽代自己到曲阜就封。周公首倡以德配天、敬天保民、明德慎罚、勤政任贤的德治思想，并制礼作乐，建立了一套新的礼法体系用以处理等级社会中的入伦关系，使天下归于一心。伯禽临行前，周公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于天下亦不贱矣。然我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犹恐失天下之贤人。子之鲁，慎无以国骄人。”周公殷切告诫儿子，到鲁国任上千万不要凭自己一国之君的地位，而对他人傲慢无礼。伯禽谨遵父教，“以法则周公”，到鲁国后“变其俗，革其礼”，鲁国的经济文化一直走在各诸侯国的前列，成为曲阜周围小诸侯国的宗主国。

在周代，曲阜一直是鲁国的都城，是鲁国的政治、军事中心和文化重镇。因周公辅佐之功甚伟，周天子特许伯禽在鲁国设太庙，就是现今曲阜境内的周公庙，周天子还赐予鲁国大量的文化典籍、天子礼器。直到春秋末期，社会礼崩乐坏，鲁国还较为完整地保留着这些文化遗存，“周礼尽在鲁矣”。就在此时，孔子诞生了。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集夏、商、周三代文化之大成，创立

了“重仁尚礼”的儒家学说。对孔子影响最为直接的是周文化，他对周代的礼乐制度高度认可，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孔子少年学礼、三十授礼、从政践礼、晚年整礼，倾其一生都致力于恢复周代的礼乐文明。孔子创建了以“仁”为核心的道德学说，奠定了中华文明中传统文化的思想底色，被民间誉为“千古一圣”，也为后世历代统治者所尊崇，被尊奉为“至圣”“至圣先师”……清朝光绪帝御赐的“斯文在兹”匾额，悬挂于孔庙大成殿内。“斯文在兹”语出《论语·子罕》，道出了孔子对中华文化守护与发扬的贡献之大。

两汉时期曲阜为鲁国都，魏晋南北朝时期曲阜为鲁郡治。隋唐五代之时，曲阜虽然不是鲁南行政中心，但因其为孔子故里而依然受到重视。通过“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曲阜的文化、经济也空前发达。至宋代，真宗更县名、移县址，建景灵宫，奠定了曲阜在当时的文化地位。曲阜的郁郁文采也吸引了不少文人墨客前来：唐代，诗圣杜甫和诗仙李白结伴东游，就曾在曲阜石门山宴别；康熙年间，孔尚任在石门山隐居读书，创作出了名满天下的《桃花扇》。“斯文在兹”是对自古以来曲阜文化繁盛的一个赞誉。

以文化人，薪火相传。孔子去世后，历代学者对他创立的儒家学说进

行了不同程度的继承、改造和发展。在中国两千多年的传统社会中，儒家学说被奉为正统，成为封建统治者治国安邦的政治选择。在文化传承中，孔子后代亦有重要贡献。《汉书·艺文志》记载，西汉景帝时，鲁恭王在扩建宫室拆除孔子故宅时，从故宅鲁壁中发现了《尚书》《仪礼》《论语》《孝经》等儒家典籍。相传是秦始皇焚书坑儒之时，孔子第九代孙孔鮒所藏。这些中华文化典籍得以保护，使得文化繁兴、文脉不断。

游学与讲学是儒家思想的重要传播途径，《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去世后，他的弟子和一些鲁国人纷纷迁居到孔子墓旁居住，有一百多户，并将聚居处称为“孔里”，他们在这里祭拜孔子、讲经论道；孔子弟子中不乏收徒授业者，如“宗圣”曾子，鲁国南武城人，和父亲曾点一起师从孔子，“曾子孜孜，惟圣依归”，学有所成，收徒讲学，有弟子70多人，战国初期的军事家吴起就是其中之一。除了私人办学，官学的发展也对儒家思想的继承和弘扬发挥了重要作用，汉代正式兴办官学，教授内容都以儒家经典为主，东汉时期“学校如林，庠序盈门”，曲阜地方官学也因此得到发展；魏文帝曹丕令鲁郡重修孔庙，并在孔庙外围绕造大量房屋，让儒生在此居住学习；《宋书》中记载，“鲁郡修复学舍，采召圣徒”；此后历代朝廷都在孔庙附近修建学堂或学舍，宣讲儒家经书典籍。

“千年曲阜，文脉悠悠”，如今作为孔子故里，儒家的诗书礼仪文化历经千年传承已浸润到曲阜人生活的方方面面：“至今齐鲁遗风在，十万人家尽读书”；“德不孤，必有邻”“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里仁为美”等观念深入人心……今天的曲阜，世风醇厚，诚信儒雅，明礼向学。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努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已成为曲阜人的责任和担当，千年文化古城正焕发出勃勃生机，向更加美好的明天迈进。

（作者系山东省曲阜市委书记、党校校长）



母亲的千层底

□ 刘明礼

说到千层底，不用过多解释，人们都知道是指鞋底用若干层格褙（我们华北一带叫“夹纸”）重叠起来制作而成的布鞋。它穿着舒适，轻便防滑，冬季保暖，夏季透气吸汗，因而广受老年人喜爱。现今年龄在50岁以上的中国人，大多穿过千层底。正如流行歌曲《中国娃》中所唱的那样：“最爱穿的鞋是妈妈纳的千层底，站得稳哟走得正踏踏实实闯天下。”

千层底布鞋材质简单，鞋底和鞋面大体以布为主，制作过程虽然有些辛苦但工艺不算复杂，所以它的制作历史比较悠久。据说，中国最早的千层底布鞋始于周代。从山西省侯马市出土的3000多年前周代武士跪像的鞋底上，明显可见一行行规整的线迹，与今天的纳底布鞋完全一致，于是人们推测周朝时期就有了纳底布鞋。

我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初。那时候，由于物资匮乏，人们平时所穿的鞋，大多是这种千层底布鞋。所以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纳大底”应该算是劳动妇女一项最基本的“女红”。

做鞋先得“打夹纸”。就是把不穿了的衣服裁成齐整的布头，浸湿后熨平，再在墙上用糨糊一层一层贴在一起，大约四五层厚，晒干后揭下来便成了“夹纸”。接下来是打样。我小时候，家里珍藏着一本线装的古本书，属于大字不识的母亲。当然她不是用来读的，而是把它当成了“鞋册子”，内页夹着用报纸裁好的各种鞋样。我们七口之家，所有人冬夏两季的鞋，都靠母亲一针一线手工缝制。尤其是我们几个孩子，一天天长大，有时候不等鞋子穿坏就顶脚了。所以母亲基本上每年都要打几次夹纸，“大底儿”更是从不离手。平日里，母亲趁阴天下雨不上工的工夫，把夹纸按照鞋样分别裁成鞋底和鞋面，再给它们外层包层新布。鞋面一般用黑色的老粗布或灯芯绒，鞋底则用白色的粗布。接下来，就是纳鞋底，纳好后再将鞋面与鞋底纳到一起。

鞋底需要结实耐磨，所以要加到大半个厘米厚，再用粗线绳或麻绳，一针一线密密麻麻缝在一起。鞋底又厚又硬，得先用针锥子扎透，再用顶针将钢针顶入，翻过来拿尖嘴钳夹住针尖用力拽出，才能将带线钢针穿过。每穿过一针，还要使劲地勒绳，以使鞋底紧实。多少个夜晚，母亲坐在煤油灯前，左手握着鞋底，戴着顶针的右手不停倒换着针锥和钢针，麻线和鞋底摩擦发出的“刺楞”声，像一支清曲，流淌在时光的河，流响在寂静



的夜……

母亲纳的千层底，朝外一面针脚齐整，错落有致，很是美观，穿在脚上更是大小合适，既跟脚又不夹脚。说来也奇怪，我穿了18年的千层底，从来不知道脚气是什么东西。18岁参军离家之前，母亲特意连夜为我赶做了一双千层底的布鞋，那可真是“临行密密缝”。虽然我一直没有机会再穿，可是母爱无疆，终生难忘。

斗转星移，岁月如歌。曾经，父老乡亲们祖祖辈辈穿着针脚细密、结实厚实的千层底走过了山山水水，踏过了艰难历程，也把这千层底牢牢地记在了心底。如今，随着经济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日子越过越好，生活越来越富裕，“打夹纸，自做鞋”，已成了一段从前的生活故事。但是，我们永远不应忘记曾经的岁月，不应忘记母亲艰辛的付出，不应忘记一代代中国母亲留下的美德与家风。

中央党校的南院毗邻两大皇家园林——颐和园和圆明园，曾经是皇家御赐亲王的府邸，始称“自得园”。而后随着园林主人的更替和功能的变化，先后成为御马圈、养花园等。抗战胜利后，清华大学农学院使用此园。新中国成立后，马列学院迁驻此地，后改称为中共中央党校南院。今天它已是中央党校研究生院所在地，成为新时代众多优秀青年期冀向往的红色学府。

作为中央党校研究生指导教师，我每学期都来这里授课研讨。在山环水绕、碧波荡漾的南院湖畔，历史留下的痕迹随处可见。每次课后，我和研究生们在此漫步，时常会产生“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的岁月沧桑之感。然而，我却完全没有王勃《滕王阁》诗中“阁中帝子今何在，槛外长江空自流”的悲恸情绪，倒是被这里美不胜收的四季景色和莘莘学子奋发向上的青春激情所感动。

初春时节，自得园内为数不多的几棵高大挺拔、雍容尔雅的玉兰树成为人们争相观赏的对象。每当鲜花盛开时，千枝万蕊，如云如雪，晶莹夺目，清丽典雅，大有“绰约新妆玉有辉，素娥千队雪成围”之势。此时，温润的花瓣恬静地绽放着，散发出阵阵清新淡雅的幽香，令人心旷神怡。和煦的春风拂来时，直挺细柔的枝干带动满树的花朵轻盈起舞。玉兰花的卓特之处不仅源于其优雅地开，更在于其沉静地落。时节一到，一朵朵、一瓣瓣，牵着缕缕沉香，踏着绝美的舞步，轻柔飘逸地凌空落下，先是自由舒展地依偎在树下，最终化作滋养



南院湖畔林荫路

根系的尘土，完成其花开花落的生命旅程。

经春复立夏，万物景象新。夏季来临时，自得园湖边一片片葱茏茂密的树林最是让人流连忘返，心旷神怡。历经200多年的岁月变迁，这里留下了品种繁多的树木种类，有北方常见的榆树、国槐、柳树、银杏、杜仲等，还有近年来种植的法桐、红枫、紫叶李、碧桃等。其中，榆树是自得园中最为古老的树种，很多大榆树粗壮高大，绿冠如云，遮骄阳蔽烈日，给人们撑起一片片清凉的世界。当然，这里最为人们称道的树种还是湖边的垂柳，夏日里微风吹拂万千枝条，恰似美少女穿着衣袂飘飘的绿色衣裙，婀娜多姿，洋溢着勃勃生机，焕发出青春气息。

到了天清气爽的秋季，自得园呈现出另一番高洁明朗的景象。站在东部通往湖心岛的那座驼峰突起的拱桥上向西望去，湖西孤岛上的红色枫叶绚烂耀眼，犹如一团“火焰欲横天”的烈火在熊熊燃烧，而湖西边的银杏

古树新枝绽芳姿

□ 靳凤林



通往湖心岛的石拱桥

树却是一片炫目的金黄，大有“满城尽带黄金甲”之势，再加上湖北面的垂柳，构成一幅深红、金黄、碧绿交相辉映、叠翠流金的美丽画面。再向远处的万寿山和西山望去，只见青黛色的山峦逶迤蜿蜒，宛若一条长龙在天边飞舞。此情此景，正应了“新次黄红细看，远山近景正秋阑”的诗句。

北方到了冬季，大地在静谧沉默中披上淡妆，自得园的万物也在删繁就简后变得疏朗，各类植物深入大地

的根系开始在这寒凉的季节里积聚生命的力量。尤其遇上雪日，自得园便在漫天飞舞的瑞雪中绽放优雅。在雪霁初晴之后，人们漫步校园内，经常被湖畔南面怪态多姿、意趣横生的湖石山上的厚厚积雪所吸引，由于在这座湖石山的尽头，建有红墙黛瓦的中央党校研究生院学术活动中心，在暖阳的照射下，湖石山上的皑皑白雪与这红墙高堂交相辉映，将此处装点得宛若仙境。人们行走其间，会在这美好世界中荡涤掉心灵的风尘，在时光

的褶皱里品鉴出人世的温暖。每年冬季赶上雪日来这里授课，总是让我想起郑板桥《山中雪后》一诗：“晨起开门雪满山，雪晴云淡日光寒。檐流未滴梅花冻，一种清孤不等闲。”

自得园虽有春暖花开、夏树苍翠、秋高气爽、白雪皑皑的四季风光，然而最受人们关注的不是景观，而是这里有我们党最高学府的研究生院，其根本职责是培育高质量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在自得园东部湖心岛上建有中央党校研究生院的二层教学楼，是教师为研究生授课和研讨的地方。我在给研究生们讲授“四书章句集注”课程时，经常就《诗经》中的一段名言与学生展开讨论：“瞻彼淇澳，绿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侗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终不可谖兮。”这段话大意是说：“看那淇水弯弯的岸边，嫩绿的竹子郁郁葱葱。有一位文质彬彬的君子，研究学问如加工骨器，不断切磋；修炼自己如打磨美玉，反复琢磨。他庄重而开明，仪表堂堂。这样的一位文质彬彬的君子，真是令人难忘啊！”我想身处自得园的中央党校研究生院，应像这园中苍劲挺拔的古树一样，不断绽放出自己的华丽新姿。从而穿越历史时空，在悠悠岁月中培育出更多集古今君子精神于一身的杰出才俊。

